

朱子全書

修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1386460

朱子全書

第拾册



朱子全書

修訂本

〔宋〕朱熹撰
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 主編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86460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本冊責任編輯：

黃書元

夏秀流

美術編輯：

嚴克勤

嚴文儒

顧宏義

校點

資治通鑑綱目(三)

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七年。
起丙午梁武帝普通七年、魏孝明帝孝昌二年，盡壬子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孝武帝永熙元年，凡

丙午（五二六）

梁普通七年、魏孝昌二年。

春，正月，魏以楊津爲北道大都督。初，魏都督、廣陽王深通於尚書令、城陽王徽之妃，徽怨之，言於太后。以深心不可測，乃以津爲都督，代深。

魏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

二月，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三月，爾朱榮討平之。

夏，四月，魏以元順爲太常卿。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毀侍中元順，出爲太常卿。順奉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嚭，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脇肩而出，順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汙辱門下，戮我羹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魏朔州鮮于阿胡反。

魏都督李琚討杜洛周，敗死。

魏長孫稚討鮮于修禮，敗績。魏以長孫稚爲大都督，討鮮于修禮，行至鄴，復以河間王琛代之。稚言：「與琛有私隙，難受其節度。」不聽。至噶沱，修禮邀擊之，琛不救，稚大敗。皆坐除名。

五月，元略自梁歸于魏，魏以爲侍中。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魏元叉死，胡太后遣江革、祖暉之南還以求略，梁主禮遣之。太后拜略侍中，賜爵東平王，遷尚書令，委任之。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

魏復以廣陽王深爲北道大都督。魏復以深爲大都督，討鮮于修禮。章武王融、裴衍爲左、右都督，並受節度。城陽王徽復譖其有異志，后敕融、衍潛爲之備。深懼，事無小大，不敢自決。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徽與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愈亂。

秋，七月，魏行臺常景敗杜洛周於范陽。

鮮于阿胡陷魏平城。

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洪業而自立。

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之。魏以榮爲安北將軍，都督恒、朔二州。

軍事。榮過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不出。榮怒，襲執之，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魏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在恒州，平城陷，岳奔榮，勝奔肆州。至是，榮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爲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葛榮襲殺魏都督章武王融、廣陽王深。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魏廣陽王深引兵驅之。榮輕騎掩擊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深聞融敗，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詔勝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歸罪。」遂詣勝下，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遣都督毛謚討深。深間行至博陵，逢葛榮遊騎，劫以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惡而殺之。城陽王徽遂誣深降賊，錄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爲之訴理，乃得釋。

就得興陷魏平州。

莫折念生降魏，既而復反。破六韓拔陵誘胡琛殺之。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亡歸胡琛。琛資以士馬，使擊念生，屢破其軍。乃復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蕭寶寅使左丞崔士和據秦州。大都督元修義停軍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殺之。久之，伯度亦爲萬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琛與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

冬，十一月，梁侵魏，取壽陽。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

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爲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曹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胡氏曰：梁武三策淮堰，至是十年，死者蓋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興師動衆，不得已而至于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爲可。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貪憤之兵，得已不已，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主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乎？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曰：「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強暴息矣。」不聽。

丁未（五二七）

梁大通元年、魏孝昌三年。

春，正月，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死之。榮遂圍冀州。魏分定、相四郡置殷州，以崔楷爲刺史。楷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

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賊至，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敗績。魏以楊椿爲行臺。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至是大敗於涇陽。汧城、岐州，皆降於賊。幽州刺史畢祖暉戰沒，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民拒守，詔以椿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右民郎路思令上疏曰：「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銳氣頓盡。乃令羸弱居前以當寇，強壯在後以衛身，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不敗，可得乎？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賞尚輕，屢加寵賚。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明賞罰，練士卒，修器械，先遣辨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魏主戒嚴北討，不果行。

莫折天生寇雍州，敗死，衆潰。天生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殺之，其衆遂潰。

梁侵魏，圍東豫州及琅邪，克三關。

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

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胡氏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爲人上者，不知教化可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扞格，甚者視如寇讎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而觀此，亦可省己而修德矣。

二月，莫折念生據潼關。

梁攻彭城，魏人擊却之。

三月，魏主戒嚴西討，不果行。

梁主捨身於同泰寺。

夏，四月，魏復以蕭寶寅爲西討大都督。寶寅之敗也，免爲庶人。至是，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代之。椿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當以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不然，必成深憂。」昱如言啓聞，不聽。

秋，七月，魏陳郡亂，討平之。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與梁譙州刺史湛僧智通謀。魏

以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討之。諸將以賊強，不敢戰。世表方病，舉出，呼統軍是云寶謂曰：「湛僧智敢深入者，以獲、辯州民之望，爲之內應也。聞獲引兵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擊獲等，大破殺之。僧智聞之，遁還。

魏樂安王鑒以鄴叛降葛榮。

魏李神軌殺高謙之。初，魏侍御史高道穆奉使相州，按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至是，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神軌收謙之繫廷尉。會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

梁將彭羣圍魏琅琊，敗死。

八月，魏大都督源子邕拔鄴城，誅元鑒。

九月，秦州人殺莫折念生，以州降魏。

冬，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圍魏廣陵，克之。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顥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顥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梁主以僧智鎮廣陵，夔屯安陽，遣別將屠楚城。由是義陽通道，遂與魏絕。

司馬公曰：僧智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克之。梁領軍曹仲宗、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歡之子也。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議引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之別有密敕，犯者行之！」乃止。魏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渦水。

魏蕭寶寅殺關右大使酈道元，舉兵反。魏遣行臺長孫稚討之。蕭寶寅之敗於涇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寶寅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性嚴猛，汝南王悅嬖人弄權，道元殺之，并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爲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謠言：『鸞生十子九子鰥，一子不鰥關中亂。』亂，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寶寅遂遣將攻殺道元。行臺郎中蘇湛以病卧家，寶寅令其姨弟姜儉說之，曰：「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不復作魏臣矣。生死榮辱，與卿共之。」湛入哭曰：「王本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以至於此。屬國步多虞，

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守關問鼎。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減，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己用，聽還武功。遂自稱齊帝，改元，置百官。長史毛遐與弟鴻賓帥氏，羗起兵拒之。魏以長孫稚爲行臺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薛修義亦聚衆河東，據鹽池，圍蒲阪，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胡氏曰：寶寅奔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爲本國復讎，似也。則宜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冀、雍二州，豈梁所在邪？而爲之刺史，雖曰不利，人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不至於作亂受戮，則無能靖之道。此小人之本末也。

十一月，梁以蕭淵藻爲北討都督，鎮渦陽。

葛榮陷魏冀州，殺都督源子邕、裴衍，遂寇相州，不克。葛榮圍信都，自春至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城陷，與兄祐俱執。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魏命源子邕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許之。子邕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必同行，敗在旦夕。」不許。行至漳水，榮擊之，果敗，俱死。相州聞冀州陷，人不自保，刺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也。

戊申（五二八）

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敬宗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春，正月，杜洛周陷魏定州，執行臺楊津，遂陷瀛州。魏復以楊津爲北道行臺，守定州，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使人潛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感其仁。及葛榮統衆，使人說津，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洛周圍之，魏不能救。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賊。

魏大赦。魏潘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大赦，改元。

魏長孫稚討蕭寶寅，敗之。寶寅奔万俟醜奴。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左丞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阪，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川之圍四，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兵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錐壁，乃命送降名者各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俱請降，稚遂克潼關。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臣前違嚴旨，徑解河東，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誠以一失鹽池，則三軍乏食也。略論鹽稅，一年準絹三十萬匹。昔高祖昇平之年，猶創鹽官，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徵

六年之粟，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豈若寶天產之貨，而均贍以理乎！臣已輒符所部，依常收稅。」蕭寶寅將侯終德因其敗，襲寶寅，寶寅奔万俟醜奴。

葛榮殺杜洛周，并其衆。

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蜂起，封疆日蹙。魏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凡魏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強，劉貴、段榮、尉景、蔡儁皆歸之。貴屢薦高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由是矣！」榮奇其言，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

胡氏曰：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向使魏朝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

并州刺史元天穆與榮善，榮兄事之。常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表請不聽，遂舉兵塞井陘。魏主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脇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魏主殺之，僞立

皇子爲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可立。」遂迎釗即位，生三年矣。太后欲久專政，故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吾欲赴哀山陵，剪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如此則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醜毒致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耻，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胡氏曰：魏氏之亂，始于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胡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如元匡、崔光、袁翻、李崇、張普惠、薛淑、元孚、元深、元順、元纂、辛雄、路思令、楊椿、源子邕之言，皆不聽也。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爲魏毒也，魏自亡爾。

三月，葛榮陷魏滄州。

魏爾朱榮舉兵晉陽。夏，四月，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而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於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遣從子天光告之，子攸許之。榮以銅爲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子攸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靈太后聞之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疾太后所爲，皆莫肯言。太后乃用徐紇計，遣李神軌帥衆拒之，別將鄭先護、鄭季明守河橋。四月，子攸潛自高渚渡河，會

榮於河陽。濟河，即位，以榮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先護、季明開城納之，將軍費穆亦降。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於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沈之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長驅向洛，以京師之衆，兼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心。若不大打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渡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終難制馭，欲悉誅之，何如？」紹宗曰：「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乃無故殲夷多士，失天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至陶渚，引百官集於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朝臣貪虐，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元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

胡氏曰：胡后，魏之罪人，榮之沈之，當矣。幼主何罪，而并殺之邪！魏之諸臣亦信有罪矣，然非可盡責也。榮能誅其姦慝，而擢其賢才，則五伯之功立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其不仁亦甚哉！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以少戒哉！

榮乃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殺魏主之兄無上王劭，弟始平王子正，遷魏主於河橋，置之幕下。魏主憂憤，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尊號。若欲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命參軍劉靈助卜之，亦曰「未可」。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悔曰：「唯當以死謝朝廷。」岳請殺歡以謝天下，左右以「四方多事，須